



荷塘夏日。郭永路 摄

# 童年，姥姥的小院

□晓梦

童年最快乐的记忆，莫过于暑假到乡下姥姥家撒欢。

姥姥家的小院简直就是最好玩的游乐场。一圈栅栏围起来的小菜园，一个砖砌沿子的小花坛，一株郁郁葱葱的杏树，一口清冽甘甜的水井，外加东墙根一溜的鸡窝、羊圈、兔舍，不出院门，这些物什足可以带给我们无限的乐趣。

菜园子虽小，却被姥姥种瓜点豆挤得满满的。一畦畦的黄瓜、青椒、小葱、西红柿、水萝卜，栅栏上爬着豆角，下边垂着葫芦、南瓜，个个长得果肥苗壮的。

我们最喜欢混在姥爷浇水的当儿，溜进园子，摇摇晃晃地在畦垄上走，趁姥爷不注意，猛地揪下半红半绿的西红柿，顶着小黄花，娇黄瓜，只探出一小截身子的粉红水萝卜，在那个大水桶里一洗，就着清冽冽的井水嘎吱嘎吱咬起来。姥爷大声呵斥：“这些急毛了的小东西，那些菜和你们一样，还生着，不好吃，再等等。”

说话的功夫，我们已经将有些生涩的瓜蔬吐了出来，哇哇叫着跑开了。姥爷继续喊：“别扔，别扔，喂兔子！”我便转回来，拾了那些半截子瓜果，又顺势带捞一些，赶去慰问小兔子。

小兔子吃得好生开心，小眼睛转得滴溜溜的。伙伴大呼突发奇想，压低声音号召：“我们去拔些小葱、摘些辣椒来，看它怕不怕辣！”还没有转身，姥爷已经站在身后吼了：“都想些啥鬼点子，给我离远点，兔子病了有你们好看。”

我们迅速散了，笑闹着转移战场，从花坛里拽了一把花花草草来，嗖的一下扔进兔子窝，边跑边喊：“让它吃成只花兔子喽。”姥爷舀起一瓢水要追着浇他，“看看谁先变成水兔子。”

大伙笑成一团，索性忘记了那几只兔子怕不怕辣，会不会吃成花兔子？

我们小姑娘其实最喜欢围着花坛打转。那些五彩缤纷的花瓣可以有好多用途，比如染指甲，卷了一沓

花瓣，狠命挤出汁液，专注地给对方涂指甲，往往是指甲没染好，手指头率先挂了彩。

最夸张的一次是，我们玩唱大戏的游戏，床单、枕巾、头巾、手绢被我们缠绕在头上、胳膊上、腰上，演绎成水袖布裙，袅袅婷婷出场。娥子忽然说：“用那些花瓣涂了脸蛋吧，村里唱戏时都涂着呢！”这可是大好提议，不一会儿，我们便用五颜六色的花瓣化上了最原始靓丽的妆容。那些小男生闯进来的时候笑歪了，说我们都是“妖精”。其实那场戏，我们想学女儿国来着，结果像极了盘丝洞。

暑假的时候，杏儿熟了，一个个像黄灯笼般挂在枝叶间。姥姥舍不得吃，说等熟透了，摘下来晒成杏干，捎给北京的舅姥爷。我们这些小猴子便整日琢磨着，时不时想搞一些来吃。大平会爬树，上去过几次，都被姥姥和姥爷发现后吼了下来，没摘得几个。他们想用摇的，我制止了，实在不想就那么伤了姥姥的心。于是，我们便在树下等着杏儿自个掉下来。中午，我和娥子瞅着姥姥午休的时候，搬了小凳子坐在树下等杏。“吧嗒”一响，我俩就会顺着声音寻过去，开心地将又黄又软又甜的大杏收在盆子里，等着大平他们一块儿吃。

与等杏子落下相比，我最开心的还是去取蛋。那种发现新大陆般的欢喜是什么都不可替代的。母鸡咯咯一叫，我便知道它们下蛋了，只消等它们离开鸡窝，你去取，准保摸到一只热乎乎的大鸡蛋。有段时间，超级迷恋取蛋的感觉，整天不理娥子和大平他们，只管追着几只大母鸡瞧。那些鸡妈妈也是和我作对，连鸡窝都不回，到处乱下，害得我四处乱翻。不过那种感觉就像寻宝，越发开心无比了。

如今，我居住在布置了绿地、假山和小广场的干净舒适小区，却再无乡下小院的畅快欢愉，对于那些小院撒欢的暑假时光，愈发怀念了。



## 麦秋大餐

□水妖

时光荏苒，若忆起昔日农村热火朝天的麦秋，那简直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麦秋时节又来了，小时候我充当“火头军”的经历，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上世纪八十年代，麦子要靠镰刀抡出来，父母没日没夜地割麦，忙得脚不沾地，我在家里负责做饭。当时，我不过六七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只能做出烙饼、水饭、咸鸡蛋和煎咸鱼这老四样。

我蹬着小板凳站在锅台旁煎咸鱼，咸鱼一下锅，油立刻噼噼啪啪地飞溅出来，我丢下锅铲蹦得老远，等锅里没啥动静了才敢去翻。所以，我煎的咸鱼总是碎的。烙饼的火候更难把握，不是夹生就是烙成包公脸。我生怕父亲怪我，可父亲一进来，立刻藏起一脸的疲惫，知足地说：“哎呀，丫儿都会做饭啦，真能干！”我知道父亲这是在故意安慰我，便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学好做饭，分担父母割麦的辛苦。

于是，平日里，母亲做饭的时候我便偷偷留心观察。油烧到几成热才能炒菜，烙饼的面究竟要和多软，怎么煮鸡蛋才不会破，这些小技巧我一一记在心里。很快，我就成了个合格的“火头军”。再到麦秋时，大早晨我就会跑到自家菜园溜达一圈，合计中午给父母做什么菜。豆角清炒最好吃，醋溜土豆丝爽口爽心，西红柿炒鸡蛋有营养。父母逢人便夸我做的饭菜香，说吃了我做的饭菜后半晌

能多割二分地麦子。我虽然觉得很不好意思，可心里却美滋滋的。

后来，我上了初中，父亲承包的土地都种上了麦子，我争着抢着去地里帮忙，深切地体会到了“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痛苦。尤其是打麦时，巨大的烟尘不由分说地往口鼻里呛，那滋味实在是难受。有了这些体验，我更明白了一餐可口的饭菜对割麦人的意义。

那是九十年代初期，农村已渐渐富裕起来。每到麦秋，也舍得割些肉来改善生活。我守着那点有限的肉，绞尽脑汁在螺壳里做道场，瘦的切下来炒青菜，再做个肉末凉粉，五花的红烧，再把啤酒早早地用井水浸凉。看着桌上这几样可心的菜，父亲苍老的面庞露出了格外满足的笑意，仿佛割麦子的辛苦已不放在心上。

转眼，我离开家求学、工作已经二十年，我也整整二十年不曾为麦秋为父母做上一顿可口的饭了。

前不久，我回老家，正赶上家里割麦。那天，我大显身手做了一桌子拿手菜。父亲回来，喜滋滋地说：“又吃到丫头的麦秋大餐啦，这可不易！”吃饭的时候，父亲却突然长叹一声，“唉，这麦秋是越来越短了，我还真有点想那老四样了。”

父亲的话把我的思绪拉回到那热火朝天的麦秋，虽然那挥舞着镰刀割麦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可那年代起三更睡半夜割麦，为吃上可口的劳动餐大动脑筋的酸甜苦辣却始终交织在心头，令人回味无穷。

## 在雨中奔跑

□鹿永柱

家中有雨披、雨伞，每当下雨我总是全副武装，在雨中或快或慢，随性而为。偶有雨滴落在脸颊，会感觉有凉爽的凉意滑入心底。在雨中，我又想起了那个奔跑的自己。

我的初中三年是在离家二十多里的一所乡镇中学度过的。当时住在亲戚的一间房子里，离学校三四里路吧。夏天的雨说来就来，有时夜里电闪雷鸣，狂风大作，不一会儿雨点噼里啪啦而落，仿佛不如此就无法和火热的夏相呼应。躺在床上听着外面的雨声，别有一番情趣。

但上学时雨不停，就让人心焦了。没有雨具可怎么办？犹豫再三，我只好硬着头皮冲进雨中。无边的雨幕中，我顿时成了一只落汤鸡。雨水顺着发梢模糊了双眼，我伸手一抹，继续深一脚浅一脚奔跑在泥水中。雨水瓢泼样浇在身上，冷在心里，时不时上下牙齿一碰，打个冷战。我不想和雨水做过多纠缠，只好拼尽全力冲刺。

来到教室，看着浑身湿透的我，同学们劝我把上衣脱下来，而我始终不好意思，就穿着湿衣服上课，一上午差不多就干了。以后再碰到下雨天，我会毫不犹豫地冲进雨中，唯有加快脚步和雨滴赛跑，因为我是一个没有雨具的孩子。

当时同学们之间弥漫着这样一种思想：“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是说即使学习好也不一定有好的出路，而有个有权有势的爸爸就不一样了，即使学习差也可以走后门安排个好工作。我当笑话讲给父母听。父亲一脸严肃地说：“我只是普通工人，你妈在家种地，你不努力，以后谁也帮不了你，甭管什么时候学到的知识都是你自己的，靠自己的本事才是真本事。”

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不比吃，馒头咸菜陪伴了三年；不比穿，鞋底磨破了洞我还继续穿。空闲时光都用在了学习方面。因为我明白，我不只是下雨天没有雨具，人生道路上我也是一个没有雨具的人，唯有依靠自己去拼搏，去冲刺。

以后的人生旅途中我碰到过不少大大小小的坎儿，但只要想到那个在雨中奔跑的自己，就会收拾心情，重整旗鼓，同时心里也会有个声音在默默呐喊：没有雨伞，你快跑。

## 飞奔

□彭瓊

我于苍穹下骑车飞奔  
任交织的星星在夜空  
肆意地沉沦  
我忽然地滚落泪珠  
牵引那划破时空的流星  
到我的梦中逡巡

你在旭日下徒步飞奔  
碧荷的露珠闪烁着朝霞的光晕  
你忽然地停住了脚步  
抛洒那润泽晨曦的甘露  
于你迷茫的灵魂

飞奔  
也许是奔向那蓬勃的崭新  
也许是逼近那余温的灰烬

飞奔  
也许是星空里缠绵的拥吻  
也许是烈日下决绝的离恨

蒲公英扭断它的枝茎  
花籽纷飞  
繁衍乾坤  
金丝雀飞离它的密林  
展翅山谷  
却陷入牢笼的囚禁

梦幻的飞奔  
是否飞逝着破碎的齿轮  
就像太阳升起露珠却消失  
就像黎明乍现  
星星的归隐

泪水尚在我脸颊流淌  
星空尚有流星的划痕  
飞奔  
于沼泽泥泞中飞奔  
飞奔  
不惧怕蔽日遮天的乌云

飞奔  
就在不远处了  
就在那不远处  
蔚蓝的天空一望无垠  
清澈的湖面 虫鸣的森林  
那山泉汨汨 绕梁的流韵